浙江副刊
艺风
主编：曾舜
投稿邮箱：hnrbyftg@163.com

艺苑杂谈

# 金石有声

## ——徐悲鸿与湖湘篆刻家的情缘

李砺



“江南徐悲鸿” 陈师曾 刻
“吞吐大荒” 齐白石 刻
“徐悲鸿” 谢梅奴 刻
“壮夫所为” 袁公亮 刻

不久前，湖南美术馆举办“迥立向湘江——百年巨匠徐悲鸿艺术大展”。徐悲鸿素有“半个湖南人”之称——夫人廖静文是湖南浏阳人，他与齐白石、周令钊等湘籍人士渊源深厚。

若说画是徐悲鸿的江河，那么印便是他的星辰。齐白石、彭汉怀、谢梅奴、袁公亮、陈曼若、陈师曾……他们与徐悲鸿的交往，不只是艺坛轶事，更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上一段段金石有声的情缘。

### 一印酬知己

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两位艺术大家，齐白石和徐悲鸿虽然年龄相差32岁，却一见如故。一位是传统中国画大师，一位是用西方绘画改造中国绘画的推动者。两人交往数十年，因共同的艺术旨趣、创新精神和风骨节操，成为一生的挚友、忘年交和艺术上的知己。

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作为一名“北漂”，初识伯乐陈师曾，后遇徐悲鸿，“三顾草庐”，成就了一段佳话。彼时的徐悲鸿风华正茂，留法归来的他受聘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，提出革新中国画的主张。徐悲鸿被齐白石的作品所折服，并有了“三顾草庐”之举。

1929年9月的一天，徐悲鸿来到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老人的寓所，亲自邀请齐白石到艺术学院任教。齐白石老人却婉言辞谢。但徐悲鸿并未放弃。两天后，他再次登门盛邀。齐白石仍以同样理由拒绝。第三次，徐悲鸿冒雨来到齐白石寓所。齐白石道出真实原因，顾虑出身寒微、不善讲坛讲论。徐悲鸿道：“教授资格在于真才实学，不计出身如何……齐先生融合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，艺术风格独特，不但能教学生，也可教我徐悲鸿。”他许诺只请老人当堂示范作画，自己陪同在侧，为他护持。齐白石终于应允。

开学那天，齐白石身着宽大长袍，拄着手杖，与徐悲鸿一起登上马车。徐悲鸿言出必行，亲自为齐白石授课“护驾”。

徐悲鸿曾多次表示：“齐白石的画妙在自然，致广大，尽精微。”为了推广齐白石的艺术，徐悲鸿还亲自为齐白石策划展览、撰写文章，甚至在自己的画作上题写“白石老人”的款识，以示对这位艺术前辈的敬仰和尊重。

1930年，徐悲鸿亲自编辑并撰写序言，经多方游说，促成中华书局于1932年出版《齐白石画集》——这是齐白石第一本也是生前最后一本以山水为主的画册。同年，齐白石以《月下寻旧图》寄赠徐悲鸿，题诗“草庐三请不容辞，何况雕虫老画师”“一朝不见令人思，重聚陶然未有期”，感念知遇之恩。1931至1934年间，徐悲鸿代齐白石向欧阳渐、于右任等文化名流求诗题字，扩大其作品影响力；1933年，齐白石刻“知己有恩”印章，边款写道“予有知己二三人，其恩高厚，刻石记之”，并为徐悲鸿治印多枚。徐悲鸿常用印中的“吞吐大荒”“江南布衣”“徐悲鸿”“荒谬绝伦”“中立不倚”“中道而行”“受命于天”“有巢氏”名章，均出自齐白石之手。

### 金石有湘声

乱世艺途，知音次第相逢，湘地金石家各以刀石为信，与徐悲鸿精神相契。

同为留法同窗的彭汉怀，是湖南长沙县人。他尤以篆刻闻名，师法西泠诸家并参以大篆风格。黄曼士《百扇斋主手拓悲鸿用印》收录他为悲鸿刻印“悲鸿”“圣人无全能”“不诚无物”“见笑大方”等多方，其中朱文“见笑大方”现藏徐悲鸿纪念馆。据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函，彭汉怀曾精心书写一把画扇，并希望齐白石配画。因担心齐白石不允，便托友人吴迪生以徐悲鸿的名义向齐白石求画，事后才写信告知徐悲鸿。

金石不只文人闲赏，刀锋亦可承载家国山河。湖南宁乡人谢梅奴，便与徐悲鸿有着这份相通的情怀。谢梅奴，19岁起得齐白石指点，有“篆刻王”之称，曾为毛泽东等刻印。谢梅奴篆刻初从秦汉印入手，广涉瓦当钱币、甲骨钟鼎，融合牧甫风格技法，参用浙派切刀之奇趣与齐白石冲刀之气势，形成浑穆清逸、劲健雅丽的艺术特色。其印作雅淡而聚书卷之气，浑厚亦得金石。1931年8月，谢梅奴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，与徐悲鸿订交。1933年，谢梅奴由徐悲鸿介绍加入全国美术会。1937年，时值战乱，文物岌岌，徐悲鸿在长沙办展，他托谢梅奴寻访伊秉绶四条隶书屏，促成李氏兄弟将这件藏品转赠中央美术学院，免遭兵祸。徐悲鸿为此画了《竹图》和《白梅图》相赠。

1939年，谢梅奴刻《挥戈反日图》印组长卷，赴重庆劳军美术展览巡展，以方寸金石抒御敌之志，马万里、郭沫若、李济深、茅盾等纷纷为其长卷题词，徐悲鸿为题“掷地作金声”。1944年，谢梅奴与张大千、马万里、徐悲鸿合作《岁寒三友图》。1948年，谢梅奴为徐悲鸿刻“悲鸿画马”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“癖梅”。

袁公亮出生于双峰县荷叶塘一户农家，他在上海求学时认识徐悲鸿，经徐悲鸿引荐，拜彭汉怀先生为师学习书画篆刻。汉怀先生乃徐悲鸿之留法同窗，擅山水，其金石书法名气很大。袁公亮潜心前秦甲骨、石鼓、钟鼎文字，并付出较多精力来练习书写大篆。他的印早期取法彭汉怀战国古玺一路，后师法赵古泥、邓散木，而形成沉雄朴茂、端庄凝重的印风。1948年，徐悲鸿来长沙，袁公亮参与接待，携自刻印集与徐悲鸿请予指教。徐悲鸿欣然题下“壮夫所为”，袁公亮刻“悲鸿”二字朱文小印相赠。1949年袁公亮又刻“壮夫所为”一印寄与徐悲鸿。壮夫所为，不在沙场，便在金石。

风雨如晦之中，金石有风骨，亦有温柔诗意。抗战时期，湘阴人陈曼若在重庆，与徐悲鸿家毗邻，两家各养一只猫，一公一母，每日间亲昵嬉戏，后竟生下一窝小猫。于是他们便结为“猫亲家”，并在一处饮酒赋诗。一次徐老到他家作客，谈诗论画，极尽欢娱。徐说：“你的字比我好，我今天也涂几个送你吧。”遂展纸濡毫，写下了苍劲有力的大字“剪秋居”。徐先生还为他画过一幅奔马，一幅山水，俱是难得的精品。先生也曾为徐老治印“魂气”等印多方。猫亲家、剪秋居、奔马、山水、魂气——这些词放在一起，便是一幅乱世文人生活的淡彩画。

除此之外，徐悲鸿还与在湖南出生并成长的陈师曾交往深厚。陈师曾曾刻“江南徐悲鸿”一印。徐悲鸿也收藏《陈师曾花卉册页》，陈师曾去世后，悲鸿在其册页上题字，寄托怀念。

“江南徐悲鸿”。江南是徐悲鸿的来处，北平是他施展抱负的天地，而湘江的波光，照过徐悲鸿的悲愤与深情，也照过那些湖湘篆刻家的刀痕与朱迹。

翰墨飘香



《维吾尔族少女》 国画 贺安成

# 耄耋破壁绘新图

刘瀚潞

湘籍老画家贺安成从北京回来，一见面，便兴冲冲展示新作，邀人观赏。1939年生于双峰的他，是自学起步的中国美协会员，从少年时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速写，到任职株洲日报美编、市美协副主席，早年深耕油画、水彩，《山雨欲来》《新城组歌》等作品曾入选国家级展览，沉淀下扎实的写实功底与水性绘画的敏悟。

岁月爬上眉梢，年过八旬的他，握笔的热忱不曾消减。近些年来，他沉潜绘画探索，跳出国画、油画、水彩画固有的媒介藩篱，至今年秋日，一批面貌辨识度强的宣本大幅人像系列，终于成型。

眼前一幅少数民族少女肖像，是他这个系列的得意之作。少女的脸庞，以油画的方式塑造，光影细腻，五官写实，眼神沉静透亮；肩头、衣袂转而用水墨铺陈，墨色有浓淡枯湿，线条松动写意；背景则是水彩肆意晕开的色块，蓝、青、浅黄交融漫溢，带着泼洒的灵动与朦胧。宣纸本是水墨的主场，宜晕染、宜写气，并不适合厚重色彩的堆叠。贺安成却在宣纸上，完成一场“三技合一”的共生。

油画的实、水墨的虚、水彩的润，本属于完全不同的绘画体系，材料习性、审美逻辑各成脉络。多年来，贺安成反复调试宣纸干湿状态，比对颜料属性，不断起稿、推翻、重画，在一次次试错中寻找平衡。他追求的不是技法的炫技，而是让不同材质、不同笔法彼此呼吸，让写实的人物，生出东方绘画的诗意留白。

“今年秋天，我请靳尚谊先生看过这批作品。”贺安成说。作为中国美协名誉主席、中央美院原院长，靳尚谊是中国新古典主义油画的开拓者，国内写实肖像领域的权威。品读画作之后，他给出评价：这些画很有新意，造型和色彩都不错……

贺安成常说，艺术最忌在熟路上原地打转。回望他的创作轨迹，本已在油画、水彩领域站稳脚跟，拥有成熟的面貌，完全可以安于既有的表达范式。但他甘愿做艺术路上持续的探险者。

“时至今日，我才敢说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。”眼下，他正加紧筹备这批作品在北京的展览，这既是新作的亮相，也是他数十年艺术求索的一次集中汇报。

人老而笔不歇。对贺安成来说，绘画是一场持续的发现。一张宣纸，一边是流淌千年的水墨文脉，一边是光影塑造的西方油彩。他在之间从容穿行，以长久不衰的热爱，画鲜活的人像，寻全新的表达。

湘江艺话

# 一球同乐

郑学富

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《宋太祖蹴鞠图》，为元初画家钱选临摹宋朝画家苏汉臣之作。画面描绘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弟弟赵光义、大臣赵普、楚昭辅、党进、石守信等人一起踢球的场景。画作是宋元之际人物画、风俗画融合的典型样本，也是研究宋代蹴鞠形象珍贵的图像史料。

钱选是宋末元初著名画家，与赵孟頫等合称为“吴兴八俊”。擅长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等题材，尤其是人物画风格古拙，笔墨工整且质朴天真。

他笔下的这幅《宋太祖蹴鞠图》画面仅六人，排布紧凑却不拥塞，没有繁复宫苑布景，舍弃亭台花木，把全部重心落于人物情态。采用横向平列式近景构图，分为两组。两名蹴鞠者居于画面中心，是视觉动势核心；其余四位开国大臣环立四周，目光齐齐投向蹴鞠，形成统一的视线引导。一动一静形成张力，踢球者身形舒展、肢体开张，蓄着发力的动感；围观者敛身凝神，头颈前探，屏息注视，以静衬动。这种极简、聚焦的处理，是南宋院体人物画的惯用思路，不铺陈环境，直接抓取人物互动的戏剧瞬间，小品短卷而氛围感饱满。

这幅表现帝王生活的绘画，全画为淡设色，属于典型的“轻彩人物”，颜料薄施、色调柔和。青、白、赭、淡紫等色沉静素雅，没有重彩浓妆。在不破坏轻松氛围的前提下，含蓄区分君臣身份。淡彩的处理，也让画面避开了宫廷画常见的华贵感，契合这场“君臣闲戏”的松弛基调。

画作跳出了威严肃穆的宫廷叙事，没有剑拔弩张的竞技对抗，只有同赏同乐的悠然。宋代流行的这类“白打”蹴鞠，重在花式控球、球不落地，比拼技艺却不争输赢，核心在于交游怡情、彼此取乐。观画人很容易跨越时空感知到感情融洽、祥和闲适的气氛。钱选还在画面上题写了自己当时的感慨：“蹴鞠图旧藏秘府，今摹图之。若非天人革命，应莫观之，言何画哉。”表达了钱选对这幅古画仰慕已久的心情。

古代的蹴鞠，到了宋代已是全民踢球，从皇帝高官到平民百姓无不以踢球为乐，风靡全国。司马光的“东城丝网蹴红毬，北里琼楼唱石州”，描写的是城里人踢足球；陆游的“乡村年少那知此，处处喧呼蹴鞠场”，说的是乡村人踢足球；梅尧臣的“蹴鞠渐知寒食近，秋千将立小鬟双”，描绘的是踢球已成为寒食节约定民俗。无论宫廷还是乡野，蹴鞠常常是聚会游赏的载体，以球会友、调剂情志。当时宋朝还有齐云社，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协会或足球俱乐部，圆社行规之中，也极重同好之间的和气相交。



《宋太祖蹴鞠图》 钱选 上海博物馆藏

视觉




# 一剂良方，解你烦忧

谢慧

生与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，提起它，难免沉重。人生如登山，有高峰也有低谷，当深陷低谷，人们该如何破局自救。医患关系在现实中，稍有不慎，就有“剑拔弩张”的微妙气氛。电视剧《小城良方》以东北小城里的小西门医院为叙事舞台，用轻喜剧的艺术笔触将三大议题融合在一起，讲述医生刘铮亮在小城里救治患者，也在救治中疗愈自己，走过人生低谷的故事，为观众调配出一剂互为救赎、双向奔赴的生活良方。

刘铮亮（肖战饰演）是医学博士，是三甲医院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。一次雪天，因恐雪症发作，导致他一场“飞刀”手术失败，被医院开除。他幼年亲眼目睹亲生父亲溺亡冰河，却无力相救；亲弟弟出生后，他长久陷在被母亲冷落的不安里；后来母亲将他送往南方生活，他心怀怨怼，难以释怀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旧伤未愈合却要努力奔跑的人，这次的医疗事故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带着满身的伤，刘铮亮回到少年时期就离开的东北老家抚城，成为了小西门医院的一名基层医生。在条件简朴的小西门医院，陈俊南（王彦霖饰演）、黄东升（张国强饰演）、车明明（营纫姿饰演）等同事爱护和包容他，让他感受到人情的温暖。他为亲弟弟刘铮光（史彭元饰演）做开颅手术，消除了两兄弟之间的隔阂芥蒂。对患者张娇的成功救治，让他重新拾起作为一个医生的自信心。而邵楠抢救无效离世、被改锥刺伤腹部的少女等病例，让他重新思考生与死的宏大与渺小，彻底放下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的执念。遇到艾辰（姜妍饰演）之后，他重新建立起爱人的能力和安全感。院长龙冬冬（倪大红饰演）看似处处算计，内心谋划的是为老百姓保住这家看得起病的基层医院。

这些经历，以及小西门医院这群看起来不怎么“靠谱”却无比真实可爱的同事，稳稳托住了曾经有些木讷有些冷漠有些自闭的刘铮亮，让他拥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，完成了一次走出低谷的涅槃重生。

在母亲和父亲合葬的墓前，刘铮亮收到周正（陈永胜饰演）与他母亲的合影，他知道，自己将和周正一样，放下纠结，为自己松绑，人生该怎么活就怎么活。站在阳光里，他向守墓人大声介绍自己：“我妈李忠玲，我爸刘春生，我弟刘铮光，我叫刘铮亮，我是有家的孩子。”当他大步走出墓园，他也走出了曾经为自己搭建的“囚笼”，也许他心灵的那场大雪依然还会下，但人不是非要等雪停了，才出门。人活在世间一场，总会遇到挫折，不如就带着伤痛，义无反顾，勇敢前行。

医院是一个大的生死场，进来的病人是抱着“求生”的心态，希望医生能解决大大小小的身心问题，因此，医生在患者的心里难免被神化。当刘铮亮和同事们的故事走进观众的心里后，“医生”的精英化形象不再被高高举起，回归到人的本身。医生不是神，与患者一样，是吃五谷杂粮的凡人，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活在俗世里，都需要面对人生中的所有课题，心灵上同样都有着或深或浅的“伤口”，唯有一剂互相理解、双向奔赴的良方才可共同治愈。

导演张晓波在接受采访时，提到一个观点，善良始终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底色。这个价值观在剧中都有体现。比如，对刘铮亮、龙冬冬、陈俊南、艾辰等人物的反差刻画，他们看起来或许冷漠疏离、圆滑世故、脾气火辣，但在关键时刻，总是从善意的角度出发，不遗余力地救治患者，照顾大局，护住弱者，对身边的人和事具有共情能力，积极给予温情的慰藉。

在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爱的意义，在不断上演生与死的小西门医院里寻找活着的希望，在不完美中传递善良与美好的价值，《小城良方》如涓涓细流，滋养了很多人的心田。

该剧的结尾是一段刘铮亮的旁白，“命运困住我时，我找到了生活的良方，可能是一个人，一座城，或只是愿意相信，再往前走一步。”这或许就是《小城良方》创作团队讲给每个人的话，这段话，将鼓舞着每一个身处人生低谷的人，朋友，你的身边并不是空无一人，这世界有熊熊燃烧的热爱，有人人可以依靠的家园，别怕，勇敢一点，向前走。